

● 吉林人民出版社

● 张国庆

● 张文志

英雄传



吴大帅传奇

张国庆 张文志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第四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6.875印张 150,000字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900册

Y49.B.N 7-206-00913-1

C.131 定价：3.30 元

目 录

一	寻开心吴俊升街头戏耍 巧周旋马景发督府献媚	1
一	慕才情俊副官初遇芙蓉女 一思名伶大舌头看戏龙江院	9
三	遇变故王班主进退维谷 逢机遇大舌头釜底抽薪	20
四	巧中巧大帅惩恶少 情中情名伶遇知音	30
五	秉大义助君独访督军府 怀隐情大帅厉惩害人精	39
六	喜轿穿街谁卜吉凶祸福 婚宴突变自有苦辣酸咸	49
七	得寸进尺日本人如狼似虎 知情重义老百姓感激涕零	56
八	抚香榭玉吴俊升金屋藏娇 身陷樊笼李助君意冷心灰	62
九	恶棍施淫威弱女被困 副官使小计助君解围	69
十	夜话小白楼爱恋放纵 蹊跷从天降祸事暗生	81
十一	刁妇告恶状墙映起祸 歪才解字画弄巧成拙	92
十二	吴督军耍手腕移花接木 马处长借老婆哑巴黄莲	104
十三	敲山震虎唱曲人心中九曲 杀鸡儆猴恶毒者肚里百毒	115

十四	陷囹圄维民书密信 重情意助君寻相知	124
十五	匪寇云起吴帅怀辱战黑塔 夫妻恩断助君含恨离卜奎	132
十六	绝情断义吴督军逼妾入寺 遁入空门李助君削发为尼	142
十七	逃追捕何维民误入牛公馆 讲良心“大洋马”哭救受罪人	156
十八	痴情郎男扮女装觅知己 落发女含悲忍泪会故人	166
十九	吴大帅笔里藏针试真伪 马处长以假乱真现原形	173
二十	旧情新义大帅拜淑女 仗义执言助君守清庵	183
二十一	战乱频仍华北八面风雨 日寇凶残关东二雄毙命	191
二十二	云开雾散激动笼中鸟 雨蕴风集知否雀前蝉	199
二十三	碑石落地满腔热血化灰烬 古道茫茫天涯何处有曙光	207

—— 寻开心吴俊升街头戏耍 巧周旋马景发督府献媚

二十年代初期，东三省头号人物张作霖当上了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他的拜把子兄弟、洮辽镇守使吴俊升因作战有功，也随之荣升，出任了黑龙江省省长兼督军，兵称塞北，权鼎龙江。黑龙江省省会卜奎城（今齐齐哈尔），一跃成了关东重镇。从此，这里便热闹起来。

卜奎城的中心有一座古老的大戏楼子，取名龙江戏院。卜奎城新搭起的戏班“嫩江班”，就在这里开场。

戏楼子门前无棚无铺，摆了一个又一个地摊儿。说评书的，唱鼓词的，演双簧的，变戏法的，拉洋片的，相面算卦、卖大力丸的，各献其技，吸引了许多爱看热闹的人。一个三花脸扮相的演员身前身后挂着戏牌子，在唢呐、锣鼓声中，穿街而过，招摇过市。逛集的老爷们、妇女簇拥着他们，“三花脸”更加放浪，出着怪相，在地上转着圈儿，手指戏牌边唱边说：“龙江大戏院，今日白场，嫩江名旦李助君主演民国新戏《花为媒》，票价优惠，欢迎光顾啰。”

就在这时，一支马队从城外远远向小巷飞驰而来。“跚跚”的马蹄声紧扣着大地，卷起一阵烟雾。

街上的人们纷纷散开，有知内情的人高声喊着：“督军回府了！”

转瞬之间，马队已来到小巷。只见马队中为首一员将官，酱块子脑袋，大饼子脸，虎背熊腰，典型的关东大汉，策马前行。他就是关东二号人物，黑龙江省省长兼督军吴俊升。

吴俊升，号兴权，清朝同治农历八月二十九日生于奉天省昌图县兴隆沟村。五岁时，他随父母迁居奉天省郑家屯郊外落户。吴俊升自幼聪明过人，胆大心细。由于他舌头大，一条大舌头嘴里打滚，说起话来“呜呜”连声，囫圇不清，人送外号“吴大舌头”。吴大舌头久闯江湖，当过马贩子，步入军旅之后，他骁勇善战，打起仗来心狠手黑，进攻城堡奋不顾身，深得东北王张作霖的赏识和重用，先后登上洮辽镇守使、郑家屯后路统领、黑龙江省省长兼督军的宝座。

吴俊升稳稳地坐在马背上，几天来旅途的疲劳，时事的艰难，使他无心观赏这热闹繁华的场面。要在平时，他也许会跳下马来，随着逛集的人群明察暗访，可今天他却催马疾行。突然，一个卖切糕的推着车子，转过胡同口，走进小巷，高喊一声：

“切糕，热乎！”

吴俊升的赤兔马一惊，一声嘶叫，猛然向前蹿去。端坐在马背上的吴俊升倏忽一惊，险些掉下马来。两个马弁急忙跑上来，扶住吴俊升。

卖切糕的关东汉子见状，大吃一惊，扭头就跑。

吴俊升直起差点扭伤的腰，紧紧勒住马缰绳，怒喝一声：“站住！”

卖切糕的关东汉子早已呆傻地站在那儿了。马弁冲上前，扭住了他的双臂，架到吴俊升马前。

卖切糕的关东汉子吓得直塞糠：“我……我……”

吴俊升滚鞍下马，掏出手枪，走上前，对着卖切糕的关东汉子的脑袋，厉声怒喝：“跪下！”

卖切糕的一看大事不好，慌忙解释说：“大人，我……”

一个马弁狐假虎威地吆喝：“快，督军让你跪下！”说着，

上前用脚一踢，卖切糕的向前一扑，“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他哭嚎着喊叫，又是磕头，又是作揖：

“督军大人，饶命啊，饶命……”

一脸怒气的吴俊升举枪向空中“砰砰砰”连开三枪。卖切糕的关东汉子“扑通”一声瘫倒在地。

吴俊升得意地收起了手枪。横卧在地上的关东汉子一动不动，吴俊升走过来，大声喊叫：

“起来，起来！”

卖切糕的关东汉子听到喊叫声，懵懵地睁开眼睛，然后，小心坐起来，摸摸脑袋，动动身子，心想：咦？我刚才不是死了吗？他掐了一把大腿，挺疼，敢情我还活着？

吴俊升笑骂着说，“呜呜，他妈拉巴子的，你刚才吓我一跳，我他妈也吓你一跳！”说完又止不住仰起脸来哈哈大笑。

这时，他身边的军官和随从也忍不住跟着笑了起来。

卖切糕的关东汉子如梦方醒，连忙一骨碌爬起来，跪倒在地，“谢谢督军大人！谢谢督军大人！”

吴俊升转身朝一位年青的军官喊了一声：“刘副官！”

“是！”

一个年轻军官答应着走到吴俊升面前。他是吴俊升的贴身副官刘副官。

吴俊升剑眉一挑，伸出了两个手指头：“呜……”

刘副官会意地掏出两块大洋，递给吴俊升。吴俊升扭身把两块大洋扔给卖切糕的：

“以后卖切糕别那么大声，拿去！到别处去卖吧。”

卖切糕的感激地点点头，推起车子连跑带颠而去。

吴俊升翻身上马，刚要走，这时，几个要饭花子急走过来，齐刷刷地跪在吴俊升的马前。

领头的花子叫齐老五，是从洮南讨饭过来的。吴俊升在洮南当洮辽镇守使时，结识过他，但由于连年征战、荣迁，早忘得一干二净。

齐老五单腿跪地，五个花子齐声说道：“卜奎城要饭的花郎拜见督军。”

吴俊升有些不高兴地说：“呜，东三省的要饭花子，有九中，十八汉，七十二寡门，你们是吃哪家饭的？”

齐老五磕头如倒蒜：“呜，督军，俺是东边道‘灰窝’里刚刚‘拜杆儿’的花子头齐老五啊。小的抱张罗锅子大腿，捧李歪子的瓢把子，靠着一张‘哈拉巴’金钱板‘吃张口饭’！”

吴俊升似乎想起来似的，“噢，那好，我给你们七块大洋买点东西吃吧。”

“不！”齐老五又跪爬半步，“督军，小的今几个拜见督军可不是为的买几块饽饽，填饱肚子。”

“哦？”吴俊升不解地说：“你他妈胃口还不小呢？买饽饽都不要，你想要什么？”

齐老五可怜巴巴地说：“督军，东边道‘灰窝’里有一百二十五个花子没处安身，成天蹲墙跟，睡壕沟，头枕黄土脸朝天哪！”

“你们是想要钱盖花子房？”

几个花子一齐跪地，凄苦地喊到：“就请督军大人可怜可怜我们这些要饭的花子吧！”

吴俊升同情地说：“呜，也真他妈够苦的了。好吧，我给你们开一张五百块大洋的银票，你们用它盖一座花子房吧。”他回头招呼一声：“来人哪！”

一个马弁走上前，从兜子里掏出一支大毛笔，双手递给

吴俊升。吴俊升从兜里掏出一张银票，拿起笔在银票上画了个圆圈儿，然后停笔一扎，“拿去吧！”

马弁将银票递给齐老五。

花子们感激涕零，复又伏地扣头，高呼：“督军大人，长命千岁！”

吴俊升一摆手：“人都说千年王八万年龟，你们让我活一千岁，不是成心让我当王八吗！”

花子们见吴俊升动容，慌忙改口说：“督军大人，长命百岁！”

吴俊升听罢哈哈大笑，扬手一鞭，马队飞驰而去……

吴俊升这次去奉天，是代表张作霖同日本南满铁路会社社长山本条太郎举行关于“满蒙新五路协约”的谈判。

日本人早就对满蒙新五路垂涎三尺。他们想通过借款承建敦昌、长大、吉五、洮索、延海五条铁路，控制关东铁路交通。从而，以此为缺口，对东三省进行经济上蚕食，政治上渗透，军事上侵略，把东北大好河山拢入他们的怀抱，让东北三千万同胞当牛做马。在谈判中，日本人要挟，张作霖推脱，闹得吴俊升左右为难，郁郁不快。事情还没有谈出个头绪，他就假借省府有事，快快而归。

吴俊升从奉天谈判回来的消息早已传到卜奎城。省政府，督军府的大小军官、太太小姐，卜奎城的知名人士，遗老遗少早已恭候在门口，翘首观望。

吴俊升刚一回到督军府，省府要员、达官显贵、遗老遗少齐声寒暄：“督军辛苦了！”

“督军一路风尘，多有劳累！”

……

吴俊升滚鞍下马，听着肉麻的恭维，晃着双手不屑地说：

“呜，少客气！”说着，昂首阔步走进府门。

这工夫，吴俊升的大老婆牵着一只雪白长毛小狮子狗，一步三摇走出了卧室。这是一个富态臃肿，泼辣尖刻的婆娘，虽然已经是徐娘半老，但那光润的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仍不失几分妖艳和媚气。她整天打麻将，无所事事，连吴俊升回府这样大的事，她都充耳未闻。所以，一见了吴俊升，她感到特别突然，便扭着身子迎了上去，粗声俗语地说：“我说当家的，你回来了！看看，人都瘦了一圈儿……”

小狮子狗“汪汪”地欢叫着，抬起两只前爪向前扑迎着，喜迎主人归来。

吴俊升生性有两大爱好，一是喜马；二就是爱狗。这条小狮子狗，还是在他升任黑龙江省省长兼督军之后，张作霖特意送给他的。张作霖送狗的时候还特意对吴俊升交待了几句：

“俊升，你说我为啥给你这条狗呢？”

吴俊升“呜呜”半天，没答出来。

张作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跟狗交朋友，比交人还好，它对人忠心无二……”

张作霖虽然隐言半吐，吴俊升却心领神会。所以，吴俊升十分喜欢这条小狮子狗。每次外出，他都把狗放在大奶奶这看管。

这会儿，小狮子狗迎接他的主人归来，吴俊升心中不禁升起一股暖意。他躬身抱起小狮子狗，轻轻拍拍小狮子狗的脑门，又把它交给大奶奶。然后，迈开虎步，直奔公务大厅。

公务大厅内，灯火通明，气氛十分威严。黑龙江省军政要员分站案桌两侧，静候着督军，心中却惴惴不安。每次吴

俊升外出归来，都要在这里训话，传达命令，但今天的气氛却不同往常。

吴俊升来到了公务大厅，他已换上了便装，嘴叼烟斗更显得奕奕风采。他挺着前胸，踏着猩红色大地毯走到桌前，一个年轻的副官和刘副官紧紧跟随在吴俊升两侧。

吴俊升放下烟斗，扫视了一下众人：“各位，本督军此次去奉天，是跟日本人商量借贷款修筑洮昂铁路一事。日本人提出要在昂昂溪盖十所民房，由我们无偿提供房基地……”

一听要提供房基地，在坐的要员们议论开了。

“无偿提供房基地就是出卖土地。”

“日本人趁机得寸进尺，扩大地盘。”

……

吴俊升生气地一拍桌子：“先别他妈打岔！你们知道个屁！”说着，他走下桌案，“不无偿提供房基地，日本人就不借钱，洮南到昂昂溪的铁路就修不上！不过，这事咱们也得留点儿心眼，兴许日本人搞什么鬼名堂。”他顿了一下，又说，

“如果发现了什么情况，你们立即向我报告！”他环视了一下两侧，厉声地问，“警务处马景发来了没有？”

一个马弁报告：“报告督军，马处长没来！”

吴俊升一时有些发火：“呜……呜，他妈拉巴子的，马景发干屁去了？”

就在吴俊升大发雷霆的时候，警务处长马景发气喘吁吁地走进公务大厅。一见吴俊升发火，慌忙摘下军帽，上前行了个军礼，随机应变地说：“督军，我……我知道您今天回来，就去龙江戏园子给您安排一出戏，想让督军散散心，解解乏……”

吴俊升余气未消：“他妈拉巴子的，一个卜奎城，能有什

么好戏看。”

马景发赶忙拿出一张戏报，递给吴俊升：“督军，你还不知道，卜奎城来了个戏班子，花旦李助君，人称‘花手帕’，一出《花为媒》唱得可红了，一个大甩腔就唱得个满堂彩！”

本来，马景发由于“擅离职守”，没来开会，有些心虚，他撒谎说出去安排唱戏，想用夸赞名旦“花手帕”讨吴大舌头的欢心，可这番话对吴大舌头却起到了另一番作用。他接过戏报，膘了一眼戏报上李助君漂亮的照片，不禁顿开心扉。

“呜……这个小姐长得还真不赖呢！”

马景发顺势说：“督军，在咱卜奎城，她可算第一美女了。您要高兴，就派人把她叫来，给您唱个堂会吧。”

吴俊升是个粗人，办起事来却粗中有细。他知道这帮戏子花枝招展，妖媚动人，让他们进府唱戏，必然引起婆娘们的妒心，弄不好容易引出闲话来。思忖片刻，假义当仁地说：

“哎，怎么好劳驾人家到家里唱戏呢！”

马景发说：“一个臭唱戏的，督军有请，那还不是抬举她了……”

马景发话还没说完，吴俊升把戏报“啪”往茶几上一摔：“他妈的！刚才你还夸她一朵花似的，这功夫又骂人家是臭唱戏的，你那是嘴，还是她妈屁眼子？”

“我……嗯。”马景发气喘语呐，尴尬得一时不知所措，顿时脖子粗脸红。

吴俊升倒背着手，在屋里转了一圈，“忽”地转过身子，但态度却缓和了许多，“日本人要在昂昂溪盖房子，你立刻派几个弟兄去看看，别闹出什么事来！”

“是！”马景发张合了一下嘴巴，胆怯地问：“那唱戏的

事……”

吴俊升摆摆手：“呜呜，去吧，这事你今后少操心！”说着回头对一位年轻的副官说：“你到龙江戏院去一趟，让他们选一出好玩艺儿，让大伙去开开心。”

年轻的副官点头答应：“好，我这就去安排。”

吴俊升说完，扬扬手，人们纷纷散去。他转回公馆，与他的姨太太们寻欢酬酢去了。

望着走去的吴俊升，马景发心里又苦又涩，真不是滋味……

二 慕才情俊副官初遇芙蓉女 思名伶大舌头看戏龙江院

这位年青的副官叫何维民，今年二十六岁，举止俊逸，又温文尔雅，一表人材。

何维民出身贫寒，在卜奎城念书时，练就了一笔好字，后来因家贫辍学。督军府上下都是出身草莽、大马金刀的武将，很缺少文人墨客。经马景发的推荐，他来到督军府，先做军务处的文书，去年提了个副官，主事文秘，兼管督军府内勤、杂务。“嫩江班”来到卜奎城后，他还没有去看过一场戏，久仰这个令人敬慕的李助君。现在，吴俊升要他安排唱戏，正好会会这个嫩江名旦。

中午，龙江戏院已经散场。偌大的戏楼子里空空荡荡，冷冷清清。何维民下了马车，抬头看了看戳在地上的木牌子，牌上写着：龙江戏院四个大字，便迈步走进了戏院。

“嫩江班”班主王老板原是卜奎城落子园的管事，他从

外地邀来几个名角搭起了这个戏班子。开场在龙江戏院以后，旦角李助君的几出小旦戏，一时轰动了卜奎城。《花为媒》、《桃花庵》、《打金枝》场场暴满，久演不衰，李助君成了卜奎城的红人。可是，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上午，戏刚散场，警务处长马景发和商务会牛会长便来到了戏院，请李助君吃饭。

王老板是李助君的义叔，为人胆小怕事，左右逢源。他一见马处长来请李助君，一时受宠若惊，忙给李助君引见。

“助君，我来介绍一下，这是督军府警务处马处长，这位是商务会牛会长，今天特地来看你。”

马景发、牛会长高傲地略一点头：“李小姐，幸会！”

李助君正在卸装，赶忙站起身，抱歉地说：“对不起，我现在正忙着，二位先生请坐！”

彩旦和武行搬过凳子，马景发和牛会长装相地笑了笑，坐在凳子上。

马景发本想讨好李助君，可又放不下当官的架子，他点燃一支香烟，翘起二郎腿，“李小姐艺压群芳，真是不可多得呀。”

牛会长站起身，扭着肥胖的身子，故意在女人面前卖弄风骚：“咱卜奎城新添了您这一枝花，一进城门，就闻着香味了，哈哈。”

李助君打量一眼不阴不阳的马景发和庸俗不堪的牛会长，不得不应酬地一笑：“牛会长，见笑了，小旦刚出茅芦，功疏艺浅，还请二位多多指教。”

牛会长笑嘻嘻地一摆手：“好说，好说！”他兴奋地站起身，边走边说：“好，今天为了庆祝李小姐的演出成功，我和马处长特备了一点便宴，请您光临……”说完，他凑近李助君跟

前，一双色迷迷的眼睛在李助君粉团似的脸蛋上扫来扫去
“不知李小姐肯不肯赏光啊？”

马景发审视地盯着李助君，两眼里放射出欲火。如果不是有牛会长和王老板在跟前，他也许早就忍耐不住了，上去强拉李助君。

“这……”李助君一时有些为难。

王老板赶忙周旋地说“助君，马处长和牛会长的一片诚意，我们不可无礼呀，今天我陪你一块去。”

李助君一看马景发那淫邪的目光，早已厌恶三分，何况知道他这番邀请，“醉翁之意不在酒”。她不满地瞅了王老板一眼，推托地说“请二位原谅，一来我不会喝酒，二来今天身体不舒服，恕我不能相陪。”说完，假意“咳”了两声。

王老板生怕马景发怪罪，就用责怪的语气说“助君，你这就不对了，马处长、牛会长亲自来请，这是礼贤下士，你应该……”

“马处长、牛会长，实在对不起！”李助君歉意地向马景发和牛会长点点头，抽身退去。

马景发和牛会长立刻沉下脸来。盯着李助君走去的方向，马景发“啪”地扔掉烟头“走！”俩人“蹭”地站起身。

王老板一看马景发那张脸阴沉下来，不免有些惊慌，“马处长、牛会长，助君今天确实有病，后几天她静下来，我一定让她去陪二位。”

“去他妈的蛋吧！我马某人今天主动邀请，是看得起她，没想到她这么不识抬举！”马景发和牛会长不容王老板分说，一甩袖子，怒气冲冲走出戏院。

马景发抬步上了马车，“哼！她李助君简直是目中无人！”牛会长，你可是当地的城隍，看着办吧！”

牛会长愤愤地说：“一个臭唱戏的，有什么了不起，咱们走着瞧！”

最后这句话，着实令王老板大伤脑筋。二十几年的说唱生涯，这话预示着什么，他心里很清楚。

他郁郁不快地走进帐房。帐房里，刘先生正坐在帐桌前发包银。戏班的人正热烈地议论着：

“这回挣的钱还真不少！”

“那还不是仗着人家李助君。”

“可不是，要不叫李助君，咱都揭不开锅了……”

刘先生接着喊：“李老太太，这是助君的工钱。”

慈眉善目的李老太太听到叫她，赶忙“哎！”地答应一声，走过去接过奉票。

突然，一个伙计推门急匆匆地走了进来。他手里拿着一张通告，慌里慌张地嚷开了：“不好了，商务会下了通知，说咱违反商务会规定，私自演出，让咱们停演了！”

“啊？！”戏班的人都在兴头上，一听到这个消息，都大吃一惊，顿时震住了。

王老板接过通告，眼前一黑，险些栽倒在地上，三花脸和武行急忙上前扶起王老板，少顷，王老板慢慢睁开眼睛，看着全班人一张张愁苦的脸，哭声咽调地说：“咱们戏班子刚刚唱红了，又碰了钉子，以后可怎么办啊！”

仿佛骤然飘来一片阴云，给戏班子每个人的心上都投下了一块阴影，谁也不再吭声了。

李老太太见大伙哀声叹气，便走到王老板身旁，提示一句：“他王叔，不能这样挺着呀，看有什么办法通融通融吧。”

“是啊，有什么办法吗？”彩旦也着急得直跺脚，“要不，大伙去喝西北风啊？”

王老板抱怨地打着唉声：“嫂子，这事都怪助君啊，要不是她得罪了牛会长和马处长能有这事吗？当地的城隍赛铁箍，得罪不起呀！别说请咱们吃饭，就是让你唱个堂会，咱还敢不去吗？”

李老太太替李助君解释说：“不是不去，助君确实身体不好，再说，这事开了头，以后你请我请的，戏还怎么唱啊……”李助君是她一手拉扯大的，助君的脾气秉性做妈妈的最了解，做母亲的哪有不心疼自己姑娘的。况且，李助君今天唱戏太累了，还要去陪酒，实在是强人所难。所以她只说了半句话，碍着王老板的面子，后半句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王老板为难地看着大伙：“咳！在人家眼皮底下，怎么能不低头啊，嫂子，你回去劝劝助君，赶明儿个还是去陪陪那个牛会长吧！”

“好吧，我回去跟他说说。”李老太太打个咳声，揣起钱走出了帐房。

李老太太刚走，三花脸跑进帐房，着急地说：“老板，有人找您，是个军人。”

“又是那帮人，准没好事，告诉他，说老板不在。”戏班的人听说是军人，都十分气愤。

王老板却摆摆手：“不，还是让他进来吧！”

武行不理解地看着王老板：“老板，你……”

“你不懂！”王老板坐起身。

三花脸只好领着一身戎装、英姿勃勃的何维民走进屋来。

何维民礼貌地冲王老板点头微笑：“您就是王老板？”

王老板迟疑而又有些害怕地看着何维民：“我就是，您是……”